考信錄

孟子事實錄目

孟子事實錄卷上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在鄒

補 孟軻騶人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列女傳云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

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當非無故而云然者即三遷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謂孟子云云者則必無之事也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人之相遠固由於習然大聖賢之生必與衆異必不盡隨流俗爲轉移孟子雖幼安得遂與市井墟墓之羣兒無以異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然則孟子亦當如是使孟子幼時絕不

知自異於羣兒則孟子壯時亦安能自異於戰國縱橫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則何不卽擇學宮之旁而遷之乃又卜居於市側乎國語稱文王曰在母弗憂在傅弗勤列女傳云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後世儒者遂謂文王生有聖德大王知其必能與周故舍泰伯而傳國焉夫同一聖人也文王則生而卽爲聖人孟子則幼時無少異於市井小兒一何其相去之懸絕乎蓋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

不復顧其事之乖其通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謂文王之聖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其實聖人之爲聖人亦必由漸而成聖人幼時雖未即爲聖人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故今不載此事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孟子問其母曰東家

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余按自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固當然然且誦且思豈無中止之時乃責其聲之必無斷續乎至於啖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彌縫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爲信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

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余按獨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過豈得輙去聲揚視下亦謂朋友賓客間耳房幃之內安得事事責之此蓋後人之所附會必非孟子之事故亦不載

備覽○受業子思之門人同上

附論○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

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王劭謂史記人字為衍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魚之卒在顏淵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而孟子去齊後居鄒之宋之薛之滕為文公定井田復遊於魯而後歸老則孟子在齊時亦不過六十歲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當明言其人以見其傳之

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無受業於子思之事史記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學深遠恐不僅得之於一人殆如孔子之無常師者然故但云私淑諸人耳

適梁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墨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問聖美

曰嘗讀孟子否曰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此雖若戲笑之談匆遽中亦自難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之書有一言可萬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某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以

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原文甚繁今刪而采之如此）余按孟子之見梁王無難解者不知聖美何以不曉達官何以無對陳氏何以致疑葉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謂不見諸侯者謂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見諸侯耳非謂終古不可與一見也故曰庶人不傳贄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語意甚明豈容有不曉其義者而乃紛紛疑之議之眞吾所不曉

也若謂終古不可一見諸侯則禹皐陶何以見堯舜伊尹何以見湯太公何以見文王乎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然則孟子之見時君皆當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卽無史記之文而孟子之爲應聘而往亦無可疑者但記書者止欲明先義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見之前一一鋪敘如今演義之文法耳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未問之前亦必有其相見之因但無關於義理故不必

一二而書之策也今論者乃以是爲疑豈宋人沿唐舊習喜奔競怪孟子不見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如是讀書書無不可議者無怪乎陶淵明之不求甚解也

按孟子先義後利之旨深切戰國時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尚義逮春秋時人漸重利然尚有好義者亦頗有假義者至於戰國非惟人不好義即假義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利是圖無所用於假

義者也人心一專於利則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且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至但知有目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國之君惟務戰爭以辟土地聚斂以充府庫其臣亦惟務逢君以取富貴其閭巷之間亦惟事強凌弱衆暴寡以自利此無他皆好利之心驅之使至是也是以戰國之時生民塗炭風俗頹敝死於兵者動至一二十萬然則孟子此言誠救時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鑑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讀之亦深

嘆美之也

聖人何嘗不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貞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曰利建侯曰利見大人曰利涉大川者不一而足聖人何嘗不教人以趨利而避害乎但聖人所言義中之利非義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獨得之利永遠之利非一時之利此其所以異也故曰見利思義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無如世俗之人惟利是圖而不復顧義之是非不但損

人以利已也爲臣者且耗國以肥家甚至貪一時之利而致釀終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不可謂大愚哉孟子此言可謂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與齊梁滕君問答之言文繁不可悉載而孟子乃人所共讀亦無庸悉載也故但撮其要旨及有關於時事者次其先後不備錄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

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同上

備覽○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史記魏世家

史記此文載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記惠王在位三十

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稱王也而孟子之見梁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戰請以戰喻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惠王果未稱王孟子何由預稱之曰王乎又按史記梁子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來之

事惠王何由預知之而預言之乎按杜預左傳後序云
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
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
後王年也然則史記所稱會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
王矣所稱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
上郡敗於襄陵皆惠王時事非襄王時事矣蓋惠王本
稱魏侯既僭稱王則是年乃稱王之始年故不稱三十
七年而稱元年史記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見其於三

十六年之後又書元年遂誤以爲襄王之元年耳然則

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

陵既敗之後則孟子與惠王之所云者無一語不符矣

孟子與齊宣問答甚多而與梁惠殊少在梁亦無他事

則孟子居梁蓋不久也然猶及見襄王而後去則孟子

之至梁當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兩歲之中

於年表則周愼靚王之元年二年也史記所云非是說

並見後襄王條下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

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書紀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稱爲今王至二十年而其書止杜氏左傳後序謂史記誤分惠成即惠王之世以爲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記襄王

之年爲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謂竹書之今王爲哀王而無襄王則非也孟子書稱見梁襄王孟子門人記此書者皆當時目覩之人不容誤哀爲襄則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稱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則是梁有襄王無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蓋有誤書襄王爲哀王者史記因疑梁有襄哀兩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誤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爲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爲哀王之年耳然則紀年之所謂今王卽孟子所記

之襄王不得以爲哀王也說並見前惠王條下

附錄○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

按孟子嘗見梁惠王惠王自謂晉國天下莫強則當戰國之初猶皆以韓趙魏爲晉國也孟子未嘗至韓與趙則晉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時無疑所謂晉國卽指梁而言也觀晉以難仕疑孟子則孟子在梁但如賓客然未嘗受其爵祿觀孟子鑽穴喻牆之喻則當時求仕者率有所因緣而得之孟子則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當時游士之所爲也故史記於齊稱游事齊

宣王而於梁則但稱適梁蓋并客卿亦未嘗受之矣學者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游齊上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
是謂至齊在至梁之前也余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時

之先後爲序而至梁在篇首見襄王後乃次之以齊宣

則是見梁惠在先見齊宣在後也卽以史記之文論之

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齊始取

燕當是時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則孟子去齊以後必無

復有適梁之事故今次至齊於至梁之後

說者謂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勸齊梁行王政爲

有悖於孔子之旨以余考之不然史記趙世家成侯七

年與韓攻周八年分周以爲兩以周本紀計之則顯王

二年也蓋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故令雖不行於天下而猶足以立國烈王元年韓滅鄭六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晉桓公於屯留（語本竹書紀年與史記文小異）晉鄭既亡周孤立無所依故韓趙得分之（自晉亡至此凡四年）然則顯王之世已失其國無復尺土一民之爲已有矣是以戰國策中所記周事但有西周君東周君而無一語及王且云東周與西周爭東周與西周戰然則東西二周亦判然爲兩國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間乃欲於此時責天下以尊周亦不情

之至矣史記周本紀顯王五年賀秦獻公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如小國之事大國者然蓋諸侯惟秦史尚存故司馬氏得以據而記之其於三晉齊楚當亦類是然則周於是時固已降同諸侯但其名差異耳至三十五年諸侯會徐州以相王則并其名亦無異於列國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然則自此以後已不在卜年之數之內周禮亦無復有存者是以

孟子欲得王者以安天下不得以孔子之所爲責孟子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由斯以觀使孟子生春秋之世亦必尊周室無疑矣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又曰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其於曾子子思之去與留亦云是故孔子之德非孟子之所及若尊周與不尊周則聖人所處之時勢不同非其道之異也學者考古不

詳而妥議聖人余甚不取故今考其前後而備論之

孟子何爲以王說齊宣也古之聖王皆非有心於王天下也德盛化行人自歸之非齊王所及也顧戰國之時民困已極孟子急欲救之故以王歆動齊王之心使勉爲保民之事耳何以有恒產恒心之論也聖人之治天下非但養之也亦將以教之故舜命棄播百穀卽命契敷五教所以無飢之後必繼之以庠序之教也申以孝弟之義何以言頒白者之不負戴也古之所謂弟者非

惟事兄也亦將以事老也故契敎以人倫而曰長幼有
序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孝若惟事兄而已當云入則弟
不當云出則弟矣
按人君撫有一國當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
淫聲蕩人心志尤所當痛絕者乃齊王好貨好色孟子
不匡其失而但以爲與民同之卽可以王齊王好世俗
之樂而孟子以爲今之樂由古之樂此何說乎無他戰
國之時生民塗炭孟子目擊其艱急欲拯於水火之中

而是時大國之君惟齊宣猶足用爲善齊宣所好又非旦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爲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論也讀孟子者當以意逆志不可執詞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輕議孟子也故今皆不載并議其說於此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

踰戚可不愼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按治國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則雖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舉之對孟子此章實治國之要術故今載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

○雖然孟子此言特爲齊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

固也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猶皆不可信而必訪諸國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勞何至於是堯舜大聖人也然其命官也不過咨於四岳訪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聖帝哲王然也齊桓公聽鮑叔之薦而相管仲晉文公聽趙衰之薦而用郤縠欒枝先軫皆能治其國而霸諸侯而孟子乃爲是言者何哉蓋齊之廷臣不肖者多而賢者少惟諸大夫之言是聽則必有貪祿權倖以求進身者觀於王驩陳賈齊之大夫

可知矣觀於牽牛章中肥甘輕煖采色聲音便嬖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其君者不乏人矣觀於王驩至公行氏有進而與言者有就其位而與言者庶僚之奔走於大夫之前者亦不乏人矣如是而欲資大夫之薦引安能得賢士而用之其必至於蠹國害民者勢也雖有釗蠹大夫而無如毀之者之多雖有阿大夫而無如譽之者之衆齊之往事槪可見矣故凡人主處休明之世俊傑盈廷政事修舉則不必過爲其煩若不

幸值廢弛之後朝多倖位阿諛成風非大振乾綱廣開
耳目不足以起其衰而革其弊孟子此言誠撥亂反治
之良策也夫

吾讀春秋傳至晉楚邲之戰而知晉政之衰也邲之役
晉師何以敗也曰晉之軍帥不和旣不量力而輙濟河
又不設備故敗曰固也然猶非其本也傳曰晉魏錡求
公族未得又曰趙旃求卿未得卿大夫豈可求者乎葢
有求而得者與夫不求而遂不能得者是以人競於求

若得者皆不因於求則無復有求之者矣文公之世趙衰薦郤穀爲元帥穀豈嘗求之乎胥臣薦郤缺之賢而文公以爲下軍大夫缺亦未嘗求也亦非但不求也文公以趙衰爲卿而衰讓於欒枝先軫且以己所得者讓之於人矣無怪乎所用皆賢一戰而遂霸也且凡求進用者非逢迎則賄賂逢迎賄賂而得爲卿大夫其人必不肯以報國安民爲事逢迎賄賂而後得爲卿大夫則賢才必無由而進雖文襄之擇未衰晉卿大夫之中非

無賢者顧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則賢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權不一在國則無以撫其民在軍則無以勝厥敵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見賢然後用之豈復有求之者吾故觀於城濮與邲之事而益信孟子之言之可為世鑒也

附錄○儲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觀此文則齊王於孟子可謂心悅誠服矣梁惠王公孫

丑兩篇叙孟子事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其見於他篇者

無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錄之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

造於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

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天子諸侯之覲朝也皆有定期此何以稱孟子將朝又何以齊王不知孟子之將朝而使人召之蓋孟子之在

齊乃客卿也與居官任職者不同戰國之世凡客游於諸侯之國者朝皆未有定日欲朝則往朝耳故史記云游事齊宣王言游事以別於居官任職者也是以孟子將朝而齊王猶不知而使人召之也此蓋當時風氣如是非但孟子然也但在他人聞王之召則疾趨而赴之惟孟子不欲因召而往耳若果居官任職豈容如是觀此章之文及後蚳鼃不受祿兩章孟子在齊所處之時勢可知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此章孟子責孔距心之罪宣王亦自引咎人莫不謂齊大夫之曠職而齊王之失政矣然吾讀之而猶覺齊君臣之殊不易得也距心誠爲曠職然其心猶知恤民其言猶知引咎初未嘗剝民之膏脂以自奉盜君之倉庫以自肥亦未嘗自矜其能而歸咎於歲也齊王誠爲失政然猶自知其過未嘗怙終而拂諫也是其國事尚未大壞是以宣王雖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而猶能保其國至於閔王爲燕所滅止守莒即墨二邑而其臣民猶知

發憤距敵卒盡復其舊土直至王建之世秦滅三晉燕楚之後力不能敵而後國亡孔子言觀過知仁吾故讀平陸一章而知齊之猶能自固也唐宋之季世遠書缺吾不知其詳矣若明季之事則吾鄉前輩之所記載尚可考而知之崇禎十二三年大名大荒不惟轉且散也甚至於人相食然上之所免賦稅道府皆匿不下行仍使州縣催徵而與之均分之民之飢寒朴責而死者累累此其視孔距心何如也民之困至是極矣然莊烈帝

皆不之知惟知任用奸邪俾得互相朦蔽有直言時事者必致之罪直至城破之時猶自謂非亡國之君其視齊宣又何如也所以自成獻忠烏合之衆本不難於勦滅乃至一府則一府歸之至一縣則一縣歸之求其如齊而不可得無他其人心風俗已壞故也由是言之齊之君臣尚有可取是以孟子謂王猶足為善而不忍去齊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觀此章孟子自言無官守無言責則孟子在齊乃客卿非居官受職者明矣蓋戰國之士游於鄰國者多雖不受職苟爲時君所禮亦畀以爵戰國策所謂魏王使客

將軍辛垣衍間行入邯鄲者是也說並詳前將朝王章

及後不受祿章

附錄○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附錄○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按王驩齊王之寵臣恃寵而驕常也然乃朝暮見焉雖不與言行事而不改是何其敬孟子乃爾以宣王之敬

孟子故也然則宣王亦戰國之英主未嘗不知孟子之
賢但不能用孟子之言耳故孟子曰王猶足用爲善也

○公行氏之事不知在何時因與弔滕之事畧同故因
類而次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
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
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

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上并孟子

存叅○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岐孟子題詞

游齊下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

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

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戰國策云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史記燕世家采之余按此即孟子書中所載沈同之問而或以爲勸齊伐燕之事孟子固已辨其非矣至所稱文武云者即勝燕章孟子引文王武王以告宣王之語而失其意者孟子方以燕民之悅不悅决之何嘗以爲時不可失乎嗟乎孟子一書幸而猶存

故今得以考而知之外此若信陵平原廉頗樂毅虞卿魯仲連之屬其人未嘗著書或其書已亡無可據以証史記之是非者學者必謂史記之得其實然則古人之受誣於後世者豈可勝道哉吾願世之文人學士毋據斷簡殘編傳聞之詞而輕責古人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

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以上并孟子

齊之取燕史記六國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齊爲湣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爲湣王而齊世家無之蘇子由古史據史記年表文斷以爲齊湣王陳氏新話從之而謂

孟子書為其徒所記以故致悞惟葉氏大慶考古質疑據戰國策之文謂齊宣用蘇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稱宣王與孟子合是矣然吾猶惜其論未盡而疑史記之不應有悞之猶未免於過也按孟子書中與宣王問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絕無與湣王問答之事記此書者不過萬章公孫丑之屬皆嘗從孟子在齊目覩此事者必無以湣王之事無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

之孟子之不悞無可疑者史記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傳又謂孟子先至齊而後適梁自梁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齊取燕之歲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則孟子去齊已久矣何由得見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記之有悞亦無可疑者蓋自陳恒得政以來凡十二代而滅故莊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記止有成子恒襄子盤莊子白大公和桓公午威王嬰齊宣王辟疆湣王地襄王法章及

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遺之又候以桓公為
在位六年是以威宣兩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當
湣王世耳索隱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
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
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據此則齊威立於周顯王之十二
三年以史記之年遞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齊宣之六七
年非湣王時事矣故以紀年為據則孟子莊子戰國策
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記為據則此四書無一合者

而宋人乃欲據史記以駁孟子其亦異矣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是矣然以取燕燕畔爲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數月而湣王立亦於事理未合講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爲宣王事燕畔爲湣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稱王曰者湣王生而未有諡也其說尤謬夫不聽孟子言而取燕者旣爲宣王矣燕人之畔湣王何慙於孟子乎此無他皆由未嘗深考戰國時事不知史記之移威宣兩代於前二十餘年是以委曲求全

其說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齊事數章並依孟子國策紀年之文載之宣王之世

附錄○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此事未知何時然揆其理勢當在將去齊之前故附錄於此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按孟子去齊之故致爲臣章不言所以宿晝章雖有不及子思一語而亦未明其所以然至此章始詳言其故蓋孟子之至齊無他不過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耳而戰國之君多不足與有爲幸而齊宣猶足用爲善是以孟子戀戀而不忍遽去也庶幾改之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從者不從則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則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雖在齊何益且孟子之去齊齊王何嘗不留孟子授室中國養以萬鍾齊王之意渥矣

然非孟子之所望於王者也王不能改雖萬鍾何加焉王自留之不可代王留行豈有益乎欲及子思惟有勸王改過而已觀此章然後知孟子之所以去齊與其所以不遽去齊皆非苟然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然尹士亦當時之賢人其所譏刺皆近於理非若淳于髡輩漫然而妄議者但未識孟子救世之苦心耳觀其聞孟子之言而即自謂爲小人則其人亦非易及者矣

附論○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

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此章乃孟子自明其心事前章雖言去齊之故然特爲齊王言之此乃聖賢平治天下之素志也蓋聖賢之生於世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將使天下皆登於衽席也

自周之衰王者不作百姓之塗炭極矣必使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而後足遂聖賢之心然秦楚韓趙之君未有可以行王政者惟齊宣猶足用爲善而國勢亦足以有爲然竟不能有所遇而卒去之此孟子之所以不樂也乃後世說者猶以孟子之勸齊梁行王政爲譏嗟夫使孟子不勸齊梁以行王政終老於鄒可矣胡爲乎日出入於風塵馬足之間而不憚其煩也

附論○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按前章云孟子爲卿於齊而公孫丑云仕而不受祿孟子既爲卿何以不受祿既不受祿又何以自贍乎葢古者卿大夫之祿皆以邑若他國之大夫居是邦者則致餼遺僚寀春秋傳所謂秦鍼與楚比茵者是也士之遊是邦者則餼以粟帛孟子所謂君餽之則受之者是也孟子既見齊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爲久

居之計齊王雖授以卿之位而初無卿之職是以朝王無定期而孟子亦自謂無官守無言責也合此三章觀之則孟子所處之時勢了然可見然則孟子在齊正與孔子際可之仕相類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論○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按孟子稱齊王猶足用為善宣王之勝人者何在乎蓋

有三焉孟子言無巳則王宣王卽問德何如則可以王
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卽問寡人可以保民乎哉是其
有志向善不囿於世俗之說勝於人者一也孟子論交
鄰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論行王政王曰寡
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好色燕人畔則王慙於孟子告
以孔距心之事則王以爲巳罪是其有過而能自知又
不自諱勝於人者二也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
異於人乎是其心中深服孟子之賢以爲伊呂之儔王

驩王之寵臣也弔滕之役朝暮見焉非惟不敢恃寵而驕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歡心無他知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魯平公者驩何難為臧倉之所為勝於人者三也戰國之君如宣王者葢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為足用為善已宿於晝而猶不忍去也然而卒無成者何也在廷之臣罕有賢者故聞孟子之言則好之與他人燕處而不見孟子則忘之而不復有遠志惟狥己之嗜欲而已故孟子曰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

之者至矣孟子蓋深惜之也

卷上終